

H. W. Vanloon

房龙的书

人类的家园



房龙的书

人类的家园

颜玉强 常绍民 主 编

何兆武 李 申 彭 刚 译

秋 莉 林 江 徐力源

韩 平 校 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人类的家园/(美)房龙著;何兆武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9

(房龙的书/颜玉强, 常绍民主编)

ISBN 7-5434-4589-1

I. 人... II. ①房... ②何... III. 地理 - 通俗读物

IV. K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63 号

书 名	人类的家园
主 编	颜玉强 常绍民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张福堂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34 - 4589 - 1/I·726
定 价	31.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前言

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华裔美国作家，18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房龙求学前后，并不是我们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当过编辑、记者、播音员，也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1944年3月11日，房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

房龙多才多艺，但得以名世的还是他的通俗作品。从1913年的第一部作品问世到1944年去世，房龙写了20多部作品。1921年他以《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房龙的创作迎来了丰收期。房龙的作品主要有：《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漫话圣经》）、《美国的故事》、《人类的家园》（《房龙地理》）、《人类的艺术》、《人类的解放》（《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上古人》（《古代的人》）、《巴

2 房龙的书

赫传》、《荷兰航海家宝典》(《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伦勃朗传》和《荷兰共和国兴衰史》等。房龙的作品在当时可谓饮誉世界,荷兰、德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日本、印度、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希腊等国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

在中国,房龙的作品也同样被翻译出版。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国情,房龙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史特别值得一书。

房龙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种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可见当时中国的出版已与世界同步。房龙深入浅出的通俗文风和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在20年代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房龙的文风正好适合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生活化的白话文,房龙的书也为中国求知者提供了关于人类和自然的启蒙知识;另一方面,房龙的写作技巧也给中国当时的作家以很多启发。

历史学家和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说,20年代他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50年中,我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

郁达夫在给林徽因译本《古代的人》的序言中分析了房龙的写作艺术:“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读他书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哲学家克罗齐说:“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本书的阅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启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是思想冲破长期的禁锢,出现了几乎是疯狂地吸吮新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三联书店适时地挑选了房龙的《宽容》出版,此书成为人们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时代的想望的一本“法典”式的书。今天的青年读者是很难想像当年人们对于这本书所倾注的阅读激情的,可以说它有点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的《常识》。正像房龙在书中所说的:“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但在1940年再版时,房

龙对于法西斯横行的世界形势,发出了感叹:“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房龙在书中所呼唤和热情向往的宽容,充分地表达了 80 年代中国人的心声。该书从 1985 年翻译出版,仅 80 年代就销售了近 30 万册,这一数字对于今天大多数出版社的人文类书的销售来说是个不太敢想像的数字。

《宽容》出版 10 年后,问起三联书店的老总沈昌文先生当时为什么只出了房龙的《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沈先生说,当时看了房龙的书只觉得房龙这三本书好(事实上,后两本书的出版距《宽容》的出版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可见出版家们是时代的感知者,同时其出版思想也难以摆脱时代旋涡的向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房龙的《宽容》以《人类的解放》(这是英文原版有的版别采取的书名)为名出版,也可反映出当今出版家已经有不一样的出版心情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人心理气象已经从 80 年代感情和理想交织的狂热氛围过渡到务实进取的时代,读书趋向于知识性、趣味性。1996 年房龙的《人类的艺术》、《与世界伟人谈心》和《巴赫传》翻译出版,顿时掀起一股销售浪潮,笔者作为这套书的策划者,备感鼓舞。读者好评如潮,评价文章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房龙的回忆,对于 80 年代读房龙的感动;二是感受房龙作品的新译本给自己带来的知识性愉悦和轻松的阅读趣味。回想起房龙《人类的艺术》在 80 年代末也曾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几乎没卖掉几本,两次出版形成鲜明的反差,时间的年轮上刻录着读者不同阅读趣味的痕迹。

有趣的是 1996 年翻译出版的房龙的这几本书,还表现为时尚的特性。《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白领女性流行的大手袋中,除了高档化妆品、手机等,还有一本必不可少的书,那就是《与世界伟人谈心》。

随着房龙这三本书的出版,出现了空前的开发房龙资源的热潮,其中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书商,翻译得浮皮潦草,所以房龙的新译本也显得良莠不齐,但这些书也销售得很好。

4 房龙的书

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房龙的书》已是 21 世纪了,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一贯的出版理念一样,《房龙的书》的出版是出于对时代精神沉淀后的一种文化积累。在所选的版本上,囊括了大部分房龙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选择基于房龙在中国有影响的著作如《人类的解放》(《宽容》)等、目前我们缺乏但房龙已写就的著作如《伦勃朗传》等、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的著作如《人类的艺术》等。从整体上讲,房龙最具有影响的著作大都收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房龙的书》除了一部分是新译本外,还选择了一部分其他出版社已出版的好的译本。

房龙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多种文字,而且对音乐、绘画等都很在行,书中插图大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房龙饱读诗书,著作涉及多种领域,有音乐、绘画、地理、历史、科学发明等,内容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处处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其写作手法因文而异,时而俏皮、轻松,时而沉重、多思。所以,在翻译中,文采的损失自是不可避免的,还可能有疏漏疵误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颜玉强

2001 年 7 月

房龙这本书

《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1932年初版于美国，原书名是《房龙地理》。1933年出版了英国版，书名改为《人类的家园》。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社会欢迎，仅在美国，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3.8万册，在1933年，出现了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等14种文字译本，也是在这一年，最初的中译本也问世。我们现在这个译本是根据1939年伦敦版翻译的，内容经过房龙的修订，与以前的版本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澳大利亚这一章就是完全重写的。

这本书以《房龙世界地理》的中译本书名在1933年介绍到我国后，很快成为太中学生喜爱的读物。现在，相隔半个多世纪，知道这本书的我国读者已经不多了。曾使房龙享誉世界的这本书，尽管是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而且许多数据已不适用于今天，但是就整体来说，仍然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有价值读物。其价值表现在不仅

是读来饶有兴味,而更重要的是发人深思。即使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历史感很强的人,也不免会慨叹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地球这个人类大家园竟是这等奇妙。斗转星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抚今追昔,能不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迅速而瞠目。作者撰写本书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一个酝酿巨大历史变化的时刻。在世界经济格局上,主宰全球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政治格局上,两个新战争策源地正在欧亚兴起,德日法西斯力图以武力改绘世界政治地图。房龙生活在这个时代,为后人记录下了这个时代以及它以前的人文地理、历史风貌,从而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绝妙的、可供比较研究的历史资料。

我们通过这本书,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和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同一个结论:人类是多么值得骄傲,他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战胜自己。地球变小了,朝发夕至,天涯若比邻;人变聪明了,神话中的许多故事,变成了现实。书中有一定篇幅描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看看房龙笔下的中国,对比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就不只是诗人抒发诗情的语言了。

为什么这本书曾经吸引过许多国家的众多读者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用房龙自己的话说,他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书。它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某处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哪国地广人多,谁又是大国寡民,何处风景如画,何地又是弥漫风沙,这些数据和记载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记载这些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房龙的这本书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房龙告诉读者,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要讲的是人,其次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剩下的则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其他方面。地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房龙说:“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它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但是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学习它的法则,遵从它的律令。”“这些律令是公正的却又是冷酷无情的,这里没有上诉法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

伴,第一个人的祸与福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祸与福。”房龙的祸福观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应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是他叹息“人类是惟一有能力对自己同类采取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动物。狗不会吃掉狗,老虎也不会吃掉老虎,就连最令人憎恶的鬣狗也与自己同类和平相处,而人类却憎恨着人,人在杀人,今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首要关切的都是在准备杀戮更多的邻居。”房龙不仅是说过去的征战历史,也是针对本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30 年代新的战争乌云和风暴而发。房龙呼吁人类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类福祉承担责任,同时对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提出警告。

房龙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都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正是他这本书的特点。确切地说,房龙撰写《人类的家园》这本书的脉络很清楚,那就是以历史为经、地理为纬的人类生存史。一方面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永不停止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国家联盟)的流血和不流血的争斗。房龙在评述人类进行过的和正面临的这些斗争时,不乏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在谈到非洲大陆的悲惨境况时,对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讥讽和鞭伐;比如,他对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的前途他做了悲观而又有期待的预测,他写道:“我不是预言家,我不知道在今后 10 年、15 年中将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想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中国觉悟得太晚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如果他真的追赶上了,那么就得恳求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我们那时应该还给中国人什么样的一笔债啊!”房龙没有活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无法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是怎样赶上世界的发展的。昔日欺凌、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不得不承认它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过,它们理应偿还的债,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同时也应该指出,房龙在对一些事件和国家做评述时,也有失误和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出现在第 38 章:朝鲜、蒙古、“满洲国”这一章中。一开始,房龙把他的这一章概括为“实用经济学课程”。房龙

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强占我国东北,说成是“日本的需要”。他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似乎都很愤怒,谴责‘日本的野心’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不过我却称它为‘日本的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利己主义,是合乎需要的品质。日本须为国内过多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而它现在正在世界人口稀少、政治腐败、居民处境恶劣的北亚寻找这种出路。……那些听了我这冷酷自私的话掉泪的人们,我将恭敬地请求他们,为美国国内的黑人的痛苦而哭泣吧。”房龙的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本世纪初泛滥于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法西斯理论,以所谓寻找和扩大“生存空间”作为对外侵略的理论根据,用以蒙蔽本国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房龙对美国政府压迫国内黑人表现出义愤,那又为什么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它国而给予支持呢?当然不必给他加上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帽子,姑且把他称之为思想混乱。房龙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他当然不懂得高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全球经济互通有无的全球化趋势,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调剂余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合理、合法地对外移民,也可以有助于调剂劳动力余缺。“生存空间”论完全是为扩张主义者张目的说词。事实给了房龙一个教训。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宣扬日耳曼民族至上,有权扩大其“生存空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铁的规律”。《我的奋斗》1925年和1928年先后出版第一、二卷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上德国总理的第一年,也正是房龙写《人类的家园》的这一年,房龙是不是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没有说,但是他的观点受《我的奋斗》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龙读过《我的奋斗》,因为在1938年,希特勒把《我的奋斗》中的理论逐段付之实践,欧洲各国都处在《我的奋斗》阴影下,房龙的祖国荷兰也将成为希特勒魔掌攫夺的对象。提倡“生存空间”论的房龙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沦为希特勒德国的“生存空间”,乃在1938年出版了《我们的战争》来回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了抗议希特勒封闭德国国内犹太人开的出版社,房龙公开宣布此后决不在德国出版他的任何著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房龙投身反德国法西斯的实际斗争中,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主持向被占领的祖国人民广播反纳粹的节目。以后,他一直坚持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立场,直至1944年去世。房龙用行动来否定了他的“生存空间”谬论。再如在第二十章关于俄罗斯的论述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房龙的观点是幼稚的,他甚至认为“古老的修士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他对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偏见也是当时世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与日后发展进程背离很远的例子,那就是房龙对澳大利亚发展的评述。在房龙笔下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地理条件恶劣、与世隔绝、孤悬在大洋中的一片荒凉大陆,发展前景十分悲观,他甚至用了“大自然的继子”的标题来给澳大利亚定位。这种描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西方殖民者的“白澳政策”统治下是有其真实性的。但是房龙在谈到澳大利亚前景时恰恰忽视了他最重视的人的因素,而且也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优势估计不足。人口资源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广人稀也是一个优势。澳大利亚的人口从本世纪初的600万缓慢增加到1995年的1850万,而它的面积按平方公里计为760万,相比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却有12亿多人口,应该说这就是它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地大人少,发展的回旋余地大,人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多,这就是发展优势。从房龙写本书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早已不是“海上孤儿”,也不是“大自然的继子”,而是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了。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房龙在60多年前就能准确预测到澳大利亚的今天,但至少可以说,房龙对澳大利亚的观察和研究失之粗疏。这种粗疏还可见之于他处。如他对世界人口发展估计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最后谈谈本书的体例。房龙写书,没有一定之规,体例特别。就拿本书来说,前7章都是讲的地理学上的知识,在这之后,插进一节“楔子”,讲述“怎样读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要求读者配合一本地图册一起读。本书中原附有多幅作者绘制的地图。但是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评论家指出,从原则上讲配合地图册来读是可取的,但是房龙绘制的地图过于简略和粗疏,许多山脉画错了地方,河流流向也出现谬

误。对这些批评,房龙并不同意,他认为不必拘泥于数据是否正确,而应着眼于概念。对于房龙的辩解,房龙的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不以为然,认为地图应以准确为要务。本中译本舍弃了原书中的地图,因为对今日我国读者确实不需要,但保留了房龙绘制的若干插图,这些插图有简洁明快特点,有的插图还很耐看。

在章节安排上,原作者把我国东北称之为“满洲国”,与朝鲜、蒙古列在一起。“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 30 年代初侵占我国东北后制造的一个伪国家,通称“伪满”。这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丑恶的一页。房龙只用了 200 多字,没有做什么发挥。西方人习惯把我国东北称为“满洲”(实际上是东北的旧称),中译本也按原书照译,目的在于让一些年轻读者了解历史上这一页丑恶的插曲。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编校和译者对原文做了必要注解。

本书根据伦敦乔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 1939 年版译出。

邓蜀生

1998 年 1 月

房龙这个人

房龙姓名原文是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汉译应是亨德里克·威廉·凡隆,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荷兰人的姓名。在本世纪 30 年代, 他的著作被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时, 翻译者把这个荷兰名字汉化为“房龙”。此后, 这个名字为我国读者所熟悉, 流传下来。如果按正确发音译作“梵隆”或“凡隆”, 读者反而会觉得陌生。这就是翻译中的“约定俗成”。

房龙 1882 年 1 月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幼年时对历史、地理、船舶、绘画和音乐感兴趣, 这种兴趣终其一生也未放弃。10 岁时就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一个专横的偏执狂, 对儿子十分粗暴, 而母亲却对他百般溺爱。在这样反差极大的家庭中生活, 房龙在幼年时期就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癡想症苗头。亏得他的叔父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 坚持要让房龙接受正常教育。从 8 岁起, 房龙就在叔父监督下学习, 先后进入一些著名的寄宿制学校, 学习了拉丁文、希

腊文和英文,他的才智有了迅速发展。18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娶,房龙已不可能继续留在这个家庭。1902年(20岁)只身去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当插班生,一年后转学到哈佛大学,由于学费太贵,他又回到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经过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的推荐,房龙在美联社获得一个该社纽约通讯员的职位。美联社派他到彼得堡去采访1905年发生在冬宫前由于沙皇军队屠杀工人而引起的总罢工事件。

在离美赴彼得堡前,房龙与伊丽莎·鲍迪奇结婚。她出身波士顿的一个名门,俩人有共同爱好——书籍、音乐和旅行,而且都与双亲中的一人不和;房龙与父亲,鲍迪奇与母亲,同病相怜,都需要从婚姻和小家庭得到安慰和解脱。婚后,俩人同赴华沙和莫斯科。

面对东欧的混乱局势,房龙失去对新闻工作的兴趣,想从事教育工作。1911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1912年房龙与妻子回华盛顿,担任阿姆斯特丹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为该报撰写美国通讯。

1913年,房龙撰写的第一本书《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出版,受到书评界的赞扬,但市场销路不佳。房龙夫妇没有固定收入,处境维艰,房龙虽然在康奈尔大学讲授少量课时,并深受学生欢迎,但报酬很低。此时,威斯康辛大学聘请房龙临时执教,担任夏季为时六周的艺术史课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房龙为爱国心驱使,又回到荷兰,受美联社之约为该社写稿。1915年返美后,出版了第二本书《荷兰王国的兴衰——1795~1813》,但仍未改善经济状况。1915~1918年期间,房龙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固定教学职位,同时还为纽约的《民族》、《新共和》等杂志写稿。1919年房龙归化为美国公民。

从1916年开始,房龙的写作方向转为少年读物,连续出版了《荷兰航海家要览》(1916)、《地理发现简史》(1917)等,这些书都附有他自绘的插图,好评不少,但销售情况仍不佳,因为当时出版商不重视儿童读物,不愿做大量宣传工作。在经济困境中的房龙,教学生涯也遇到挫折,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教职因学生成绩不佳而被解聘。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他的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因为她认为房龙是一个自

我中心的大男子主义者,为了抚育两个孩子她不得不外出挣钱。

正当房龙经济拮据难以为继之时,一位年轻的出版商霍雷斯·利费奈特约请他写一本《古人类》的插图本通俗读物,并预付 100 美元。这本书在 1920 年圣诞节期间出版,市场反应良好,日销量曾达到 100 册。与此同时,英国作家 H·G·威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也在 1920 年问世,受到普遍欢迎,好评如潮。房龙的出版商利费奈特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写一本更通俗一点的人类发展史一定会受到欢迎。这时,房龙在美国出版界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克学院邀请他出任该学院社会系系主任,年薪 4000 美元,这是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房龙接受了这个职位,同时也接受了出版商的稿约,着手写作日后奠定他作家地位的《人类的故事》,主要对象是少年。这本书在 1921 年 11 月推出,立即成为畅销书,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新共和》、奥斯汀·海斯在《纽约时报》发表书评大加赞许。房龙因此书曾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儿童读物协会颁发的两枚奖章,以表彰他在美国儿童读物领域“所做的杰出的贡献”。这本书的主要读者定位为少年儿童,实际上远远超过未成年少年儿童的阅读水平。在此后的 10 年中,房龙的创作大多定位于“儿童读物”,包括 1923 年出版的《圣经故事》。《圣经故事》是房龙招致批评最多的一本书。评论家伯萨·马霍尼认为房龙离开了《圣经》本身,任意对孩子讲《圣经》故事,省略了许多重要情节,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红海以逃避埃及人,如童女怀孕等等,在房龙的书中都略而不述。若干年后,房龙的儿子杰拉德·房龙为他父亲辩护,认为评论家们的批评过于拘泥于《圣经》的外壳而忽视《圣经》的精神实质。

房龙与第一个妻子鲍迪奇离异后,1920 年与伊莉扎·海伦·克里斯威尔相遇,她欣赏房龙的写作才能,房龙写作《古代人》时,她充当了听读、打字和护士的角色,整部书稿的打字都出自她手。《人类的故事》的书稿也是在第二位妻子的协助下完成的。

尽管有评论指出房龙不是一位很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往往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从《人类的故事》一书问世后,房龙已树立起杰出

的通俗书籍作家的地位,收入也丰厚了,他辞去了在安提阿克学院的教职,潜心写作。房龙并不满足于通俗作家的称号,他决心写出一部供成人阅读的、有学术水平的著作来。1929年他同妻子一起回到荷兰,住在他在荷兰购置的一所房屋里潜心写作《伦勃朗的生活与时代》(简称《伦勃朗传》),1930年问世,这是一部半小说体的自传作品,通过房龙对荷兰历史的熟稔和他对荷兰这位大画家的理解,向读者展示伦勃朗的生活与时代,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传记,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展示。这本书为房龙赢得更多的声誉。不过,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房龙为成人写的第一本书,他在1925年出版的《宽容》(有的版本用《人类的解放》书名)也是为成人写作的一本书,他通过对荷兰人文主义哲人德西得留斯·伊拉斯莫斯等人的赞颂,揭示中世纪宗教的偏执和迫害狂。这本书出版后市场营销不很成功,在我国却有多种译本,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似乎超过了其他国家。

继1921年的《人类的故事》取得很大成功之后11年,房龙又迎来他的第二次巨大成功——《房龙地理》(修订后改名为《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这本书给房龙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优秀作家的名声。

在这以后,房龙继续写了几本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为回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写作的《我们的战斗》(1938);《艺术论》(1937),中译本按1947年英国版重印版译作《人类的艺术》;《房龙名人传》(1942),中译本译名改为《与世界伟人谈心》。评论家中有人指出,房龙以对话体写作的《名人传》颇有把自己置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世界伟人之列的潜意识。不过这种评论似有失偏狭,过分苛责于作者了,房龙确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但并不足以认定他有把自己置于与世界伟人并列的潜意识。

房龙自我中心的意识,给他家庭生活带来冲击。结婚3次,离婚3次。第一次,如前述,是在1920年;第二次与他的亲密助手克里斯威尔的婚姻维持了7年,在1927年分手;同年与女演员、剧作家弗兰西丝·古德里奇结婚,两年后,1929年又离婚。房龙回顾了家庭生活的挫